傳燈錄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三卷

下一卷▶

中華五祖，並旁出尊宿（共二十五人）

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。旁出三人一道育禪師。二道副禪師。三尼總持。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。旁出七世共一十七人三人見緣。

僧那禪師。

向居士。

相州慧滿禪師。峴山神定禪師。寶月禪師。華閒居士。大士化公。和公。廖居士。華閒居士復出一人曇邃。曇邃復出三人。一延陵慧簡。二彭城慧磋。三定林寺慧綱。慧綱復出六合大覺。大覺出高郵曇影。曇影出太山明練。明練出楊州靜泰。已上一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。

第三十祖僧璨大師。

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。旁出七十六人見第四卷。

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。旁出一百七人見第五卷。

菩提達磨

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。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。姓剎利帝。本名菩提多羅。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。至本國受王供養。師密跡。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。發明心要。既而尊者謂曰：「汝於諸法已得通量。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。宜名達磨。」因改號菩提達磨。

師乃告尊者曰：「我既得法。當往何國而作佛事。願垂開示。」尊者曰：「汝雖得法，未可遠遊。且止南天竺。待吾滅後六十七載。當往震旦。設大法藥，直接上根。慎勿速行，衰於日下。」師又曰：「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。千載之下有留難否。」尊者曰：「汝遵化之方。獲菩提者不可勝數。吾滅後六十餘年，彼國有難。水中文布，自善降之。汝至時，南方勿住。彼唯好有為功業，不見佛理。汝縱到彼，亦不可久留。聽吾偈曰：路行跨水復逢羊。獨自淒淒暗度江。日下可憐雙象馬。二株嫩桂久昌昌。」復演八偈。皆預讖佛教隆替。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。

師恭稟教義。服勤左右垂四十年。未嘗廢闕。迨尊者順世，遂演化本國。時有二師，一名佛大先。一名佛大勝多。本與師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。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。舍小趣大，與師並化。時號二甘露門矣。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。第一有相宗。第二無相宗。第三定慧宗。第四戒行宗。第五無得宗。第六寂靜宗。各封己解，別展化源。聚落崢，徒眾甚盛。大師喟然而歎曰：「彼之一師已陷牛跡。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。我若不除，永纏邪見。」

言已，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。問曰：「一切諸法何名實相。」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：「於諸相中不互諸相，是名實相。」師曰：「一切諸相而不互者。若明實相，當何定邪。」彼曰：「於諸相中實無有定。若定諸相，何名為實。」師曰：「諸相不定便名實相。汝今不定，當何得之。」彼曰：「我言不定，不說諸相。當說諸相，其義亦然。」師曰：「汝言不定，當為實相。定不定故，即非實相。」彼曰：「定既不定即非實相。我非故，不定不變。」師曰：「汝今不變，何名實相。已變已往，其義亦然。

」彼曰：「不變當在，在不在故。故變實相以定其義。」師曰：「實相不變，變即非實。於有無中，何名實相。」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。即以手指虛空曰：「此是世間有相，亦能空故。當我此身得似否。」師曰：「若解實相，即見非相。若了非相，其色亦然。當於色中不失色體。於非相中不礙有故。若能是解，此名實相。」彼眾聞已，心意朗然，欽禮信受。

師又瞥然匿跡。至第二無相宗所。問曰：「汝言無相，當何證之。」彼眾中有智者波羅提。答曰：「我明無相，心不現故。」師曰：「汝心不現，當何明之。」彼曰：「我明無相，心不取捨。當於明時，亦無當者。」師曰：「於諸有無，心不取捨。又無當者，諸明無故。」彼曰：「入佛三昧，尚無所得。何況無相，而欲知之。」師曰：「相既不知，誰雲有無。尚無所得，何名三昧。」彼曰：「我說不證，證無所證。非三昧故我說三昧。」師曰：「非三昧者，何當名之。汝既不證，非證何證。」波羅提聞師辨析，即悟本心。禮謝於師，懺悔往謬。師記曰：「汝當得果，不久證之。此國有魔，非久降之。」言已，忽然不現。

至第三定慧宗所。問曰：「汝學定慧，為一為二。」彼眾中有婆蘭陀者。答曰：「我此定慧，非一非二。」師曰：「既非一二，何名定慧。」彼曰：「在定非定處慧非慧。一即非一二亦不二。」師曰：「當一不一，當二不二。既非定慧，約何定慧。」彼曰：「不一不二，定慧能知。非定非慧，亦復然矣。」師曰：「慧非定故，然何知哉。不一不二，誰定誰慧。」婆蘭陀聞之，疑心冰釋。

至第四戒行宗所。問曰：「何者名戒。云何名行。當此戒行，為一為二。彼眾中有一賢者。」答曰：「一二二一，皆彼所生。依教無染，此名戒行。」師曰：「汝言依教，即是有染。一二俱破，何言依教。此二違背，不及於行。內外非明，何名為戒。」彼曰：「我有內外，彼已知竟。既得通達，便是戒行。若說違背，俱是俱非。言及清淨，即戒即行。」師曰：「俱是俱非，何言清淨。既得通故，何談內外。」賢者聞之，即自慚服。

至第五無得宗所。問曰：「汝雲無得，無得何得。既無所得，亦無得得。彼眾中有寶靜者。」答曰：「我說無得，非無得得。當說得得，無得是得。」師曰：「得既不得，得亦非得。既云得得，得得何得。」彼曰：「見得非得，非得是得。若見不得，名為得得。」師曰：「得既非得，得得無得。既無所得，當何得得。」寶靜聞之，頓除疑網。

至第六寂靜宗所。問曰：「何名寂靜。於此法中，誰靜誰寂。」彼有尊者，答曰：

「此心不動，是名為寂。於法無染，名之為靜。」師曰：「本心不寂，要假寂靜。本來寂故，何用寂靜。」彼曰：「諸法本空，以空空故。於彼空空，故名寂靜。」師曰：「空空已空，諸法亦爾。寂靜無相，何靜何寂。」彼尊者聞師指誨，豁然開悟。

既而六眾咸誓歸依。由是化被南天，聲馳五印。遠近學者，靡然向風。經六十餘載，度無量眾。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。每云：「我之祖宗，皆信佛道。陷於邪見，壽年不永，運祚亦促。且我身是佛，何更外求。善惡報應，皆因多智之者。妄構其說。至於國內，耆舊為前王所奉者。悉從廢黜。」師知已，歎彼德薄，當何救之。又念無相宗中二首領。其一波羅提者。與王有緣，將證其果。其二宗勝者。非不博辯，而無宿因。時六宗徒眾亦各念言：「佛法有難，師何自安。」

師遙知眾意即彈指應之。六眾聞之云：「此是我師達磨信響。我等宜須速行，以副慈命。」言已至師所，禮拜問訊。師曰：「今一葉翳虛，孰能剪拂。」宗勝曰：「我雖淺薄，敢憚其行。」師曰：「汝雖辯慧，而道力未全。」宗勝自念：「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。名譽顯達，映奪尊威。縱彼福慧為王，我是沙門。受佛教旨，豈難敵也。」言訖，潛去至王所，廣說法要。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。王與之往返徵詰，無不詣理。王曰：「汝今所解，其法何在。」宗勝曰：「如王治化當合其道。王所有道何在。」王曰：「我所有道，將除邪法。汝所有法，將伏何人。」

師不起於座，懸知宗勝義墮。遽告波羅提曰：「宗勝不稟吾教。潛化於王，須臾即屈。汝可速救。」波羅提恭稟師旨云：「願假神力。」言已，雲生足下。至王前，默然而住。時王正問宗勝。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。愕然忘其問答。曰：「乘空之者，是正是邪。」答曰：「我非邪正，而來正邪。王心若正，我無邪正。」王雖驚異，而驕慢方熾。即擯宗勝令出。

波羅提曰：「王既有道，何擯沙門。我雖無解，願王致問。」王怒而問曰：「何者是佛。」答曰：「見性是佛。」王曰：「師見性否。」答曰：「我見佛性。」王曰：「性在何處。」答曰：「性在作用。」王曰：「是何作用，我今不見。」答曰：「今見作用，王自不見。」王曰：「於我有否。」答曰：「王若作用，無有不是。王若不用，體亦難見。」王曰：「若當用時，幾處出現。」答曰：「若出現時，當有其八。」王曰：「其八出現，當為我說。」

波羅提即說偈曰：「在胎為身處世名人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。在鼻辨香在口談論。

在手執捉在足運奔。遍現俱該沙界。收攝在一征塵。識者知是佛性。不識喚作精魂。」王聞偈已，心即開悟。乃悔謝前非，諮詢法要。朝夕忘倦，迄於九旬。

時宗勝既被斥逐，退藏深山。念曰：「我今百歲八十為非。二十年來，方歸佛道。性雖愚昧，行絕瑕疵。不能御難，生何如死。」言訖，即自投崖。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。置於岩石之上，安然無損。宗勝曰：「我忝沙門。當與正法為主。不能抑絕王非。是以捐身自責。何神佑助，一至於斯。願垂一語，以保餘年。」於是神人乃說偈曰：「師壽於百歲，八十而造非。為近至尊故，熏修而入道。雖具少智慧，而多有彼我。所見諸賢等，未嘗生珍敬。二十年功德，其心未恬靜。聰明輕慢故，而獲至於此。得王不敬者，當感果如是。自今不疏怠，不久成奇智。諸聖悉存心，如來亦復爾。」

宗勝聞偈欣然。即於岩間宴坐。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：「仁者智辯，當師何人。」答曰：「我所出家。即婆羅寺烏沙婆三藏為授業師。其出世師者，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。」王聞師名，驚駭久之曰：「鄙薄忝嗣王位。而趣邪背正，忘我尊叔。」遽敕近臣特加迎請。師即隨使而至。為王懺悔往非。王聞規誡，泣謝於師。又詔宗勝歸國。

大臣奏曰：「宗勝被謫投崖，今已亡矣。」王告師曰：「宗勝之死，皆自於吾。如何大慈，令免斯罪。」師曰：「宗勝今在岩間宴息。但遣使召，當即至矣。」王即遣使入山。果見宗勝端居禪寂。宗勝蒙召，乃曰：「深愧王意。貧道誓處岩泉。且王國賢德如林。達磨是王之叔，六眾所師。波羅提法中龍象。願王崇仰二聖，以福皇基。」使者復命未至。師謂王曰：「知取得宗勝否。」王曰：「未知。」師曰：「一請未至，再命必來。」良久使還，果如師語。

師遂辭王曰：「當善修德。不久疾作，吾且去矣。」經七日，王乃得疾。國醫診治，有加無瘳。貴戚近臣憶師前記。急發使告師曰：「王疾殆至彌留。願叔慈悲遠來軫救。」師即至王所，慰問其疾。時宗勝再承王召，即別岩間。波羅提久受王恩，亦來問疾。波羅提曰：「當何施為，令王免苦。」師即令太子為王宥罪施恩。崇奉僧寶，復為王懺悔云：「願罪消滅。」加是者三，王疾有間。師心念，震旦緣熟，行化時至。乃先辭祖塔，次別同學。然至王所，慰而勉之。曰：「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。吾去非晚，一九即回。」王聞師言，涕淚交集。曰：「此國何罪彼土何祥。叔既有緣，非吾所止。唯願不忘父母之國，事畢早回。」王即具大舟，實以眾寶。躬率臣寮，送至海壖。

師泛重溟。凡三週寒暑，達於南海。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。廣州刺

史蕭嚴具主禮迎接。表聞武帝。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。十月一日至金陵。帝問曰：「朕即位已來。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。有何功德。」師曰：「並無功德。」帝曰：「何以無功德。」師曰：「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。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」帝曰：「如何是真功德。」答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」帝又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」師曰：「廓然無聖。」帝曰：「對朕者誰。」師曰：「不識。」帝不領悟。

師知機不契。是月十九日，潛回江北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屆於洛陽。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。寓止於嵩山少林寺。面壁而坐，終曰默然，人莫之測。謂之壁觀婆羅門。

時有僧神光者，曠達之士也。久居伊洛。博覽群書善談玄理。每歎曰：「孔老之教，禮術風規。莊易之書，未盡妙理。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。至人不遙，當造玄境。」乃往彼晨夕參承。師常端坐面牆莫聞誨勵。光自惟曰：「昔人求道。敲骨取髓，刺血濟饑。布發掩泥，投崖飤虎。尚若此，我又何人。」其年十二月九日，夜天大雨雪。光堅立不動。遲明積雪過膝。師憫而問曰：「汝久立雪中，當求何事。」光悲淚曰：「惟願和尚慈悲。開甘露門，廣度群品。」師曰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精勤。難行能行，非忍而忍。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。欲冀真乘，徒勞勤苦。」

光聞師誨勵。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。師知是法器。乃曰：「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。汝今斷臂吾前，求亦可在。」師遂因與，易名曰慧可。光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。」師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」光曰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」師曰：「將心來與汝安。」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師曰：「我與汝安心竟。」

後孝明帝聞師異跡。遣使齎詔徵。前後三至，師不下少林。帝彌加欽尚。就賜摩衲袈裟二領。金缽銀水瓶繒帛等。師牢讓三返。帝意彌堅，師乃受之。自你緇白之眾，倍加信向。

迄九年已，欲西返天竺。乃命門人曰：「時將至矣。汝等蓋各言所得乎。」時門人道副對曰：「如我所見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吾皮。」尼總持曰：「我今所解。如慶喜見阿閦佛國。一見更不再見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吾肉。」道育曰：「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。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。」師曰：「汝得吾骨。」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。師曰：「汝得吾髓。」

乃顧慧可而告之曰：「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。展轉囑累而至於我。我今付汝汝當護持。並授汝袈裟以為法信。各有所表宜可知矣。」可曰：「請師指陳。」師曰：「內傳法印以契證心。外付袈裟以定宗旨。後代澆薄，疑慮競生。雲吾西天之人。言汝此方之子。憑何得法，以何證之。汝今受此衣法。卻後難生，但出此衣並吾法偈。用以表明，其化無礙。至吾滅後二百年，衣止不傳。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行道者少。說理者多通理者少。潛符密證，千萬有餘。汝當闡揚勿輕未悟。一念回機，便同本得。聽吾偈曰：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

師又曰：「吾有楞伽經四卷，亦用付汝。即是如來心地要門。令諸眾生開示悟入。吾自到此，凡五度中毒。我常自出而試之，置石石裂。緣吾本離南印，來此東土。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。遂逾海越漠，為法求人。際會未諧，如愚若訥。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。」

別記云：師初居少林寺九年。為二祖說法。祗教曰：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。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。慧可種種說心性理，道未契。師只遮其非。不為說無念心體。慧可曰：「我已息諸緣。」師曰：「莫不成斷滅去否。」可曰：「不成斷滅。」師曰：「何以驗之，雲不斷滅。」可曰：「了了常知，故言之不可及。」師曰：「此是諸佛所傳心體。更勿疑也。」

言已，乃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。有期城太守楊啟之。早慕佛乘，問師曰：「西天五印，師承為祖，其道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明佛心宗，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」又問：「此外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須明他心，知其今古。不厭有無，於法無取。不賢不愚，無迷無悟。若能是解，故稱為祖。」又曰：「弟子歸心三寶，亦有年矣。而智慧昏矇，尚迷真理。適聽師言，罔知攸措。願師慈悲，開示宗旨。」師知懇到，即說偈曰：「亦不睹惡而生嫌。亦不觀善而勤措。亦不捨智而近愚。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兮過量。通佛心兮出度。不與凡聖同躔。超然名之曰祖。」

啟之聞偈，悲喜交並。曰：「願師久住世間，化導群有。」師曰：「吾即逝矣，不可久留。根性萬差，多逢患難。」啟之曰：「未審何人。弟子為師除得。」師曰：「吾以傳佛秘密，利益迷途。害彼自安，必無此理。」啟之曰：「師若不言，何表通變觀照之力。」師不獲已，乃為讖曰：「江槎分玉浪。管炬開金鎖。五口相共行。九十無彼我。」啟之聞語，莫究其端。默記於懷，禮辭而去。

師之所識。雖當時不測，而後昔符驗。時魏氏奉釋禪俊如林。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。乃僧中之鸞鳳也。睹師演道斥相指心。每與師論議，是非鋒起。師遐振玄風，普施法雨。而偏局之量，自不堪任。競起害心，數加毒藥。至第六度，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。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。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。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葬熊耳山。起塔於定林寺。

後三歲，魏宋雲奉使西域回，遇師於蔥嶺，見手攜只履，翩翩獨逝。雲問師何往。師曰：「西天去。」又謂雲曰：「汝主已厭世。」雲聞之茫然。別師東邁。既復命，即明帝已登遐矣。而孝莊即位，雲具奏其事。帝令啟壙。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。舉朝為之驚歎。奉詔取遺履。於少林寺供養。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。為信道者竊在五台華嚴寺。今不知所在。初梁武遇師，因緣未契。及聞化行魏邦。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。後聞宋雲事，乃成之。代宗諡圓覺大師。塔曰空觀。師自魏丙辰歲告寂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。得四百六十七年矣。

慧可

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。武牢人也，姓姬氏。父寂未有子時，嘗自念言：「我家崇善，豈無令子。」禱之既久，一夕感異光照室。其母因而懷妊。及長遂以照室之瑞，名之曰光。自幼志氣不群。博涉詩書，尤精玄理。而不事家產，好遊山水。後覽佛書，超然自得。即抵洛陽龍門香山。依寶靜禪師出家。受具於永穆寺。浮游講肆，遍學大小乘義。年三十二，卻返香山。終日宴坐，又經八載。於寂默中，倏見一神人。謂曰：「將欲受果，何滯此耶。大道匪遙，汝其南矣。」光知神助，因改名神光。

翌日，覺頭痛如刺。其師欲治之。空中有聲曰：「此乃換骨非常痛也。」光遂以見神事白於師。師視其頂骨，即如五峰秀出矣。乃曰：「汝相吉祥，當有所證。神令汝南者。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。」光受教造於少室。其得法傳衣事跡。達磨章具之矣。自少林托化西歸。大師繼闡玄風，博求法嗣。

至北齊天平二年。有一居士，年逾四十。不言名氏，聿來設禮。而問師曰：「弟子身纏風恙。請和尚懺罪。」師曰：「將罪來與汝懺。」居士良久云：「覓罪不可得。」師曰：「我與汝懺罪竟。宜依佛法僧住。」曰：「今見和尚已知是僧。未審何名佛法。」師曰：「是心是佛是心是法。法佛無二僧寶亦然。」曰：「今日始知，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。如其心然，佛法無二也。」大師深器之即為剃髮。云：「是吾寶也，宜名

僧璨。」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。自茲疾漸愈。

執侍經二載，大師乃告曰：「達磨菩提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。吾今授汝，並達磨信衣。汝當守護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本來緣有地，因地種華生。本來無有種，華亦不曾生。」大師付衣法已又曰：「汝受吾教宜處深山。未可行化當有國難。」璨曰：「師既預知，願垂示誨。」師曰：「非吾知也。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：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。吾校年代，正在於汝。當諦思前言，勿罹世難。然吾亦有宿累，今要酬之。善去善行，俟時傳付。」

大師付囑已。即於鄴都隨宜說法。一音演暢，四眾歸依。如是積三十四載。遂韜光混跡，變易儀相。或入諸酒肆，或過於屠門。或習街談，或隨廝役。人問之曰：「師是道人，何故如是。」師曰：「我自調心，何關汝事。」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。談無上道。聽者林會。

時有辯和法師者。於寺中講涅槃經。學徒聞師闡法，稍稍引去。辯和不勝其憤。興謗於邑宰翟仲侃。仲侃惑其邪說，加師以非法。師怡然委順。識真者謂之償債。時年一百七歲。即隨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。三月十六日也。皓月供奉，問長沙岑和尚。德云：「了即業障本來空。未了應須償宿債。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。為什麼得償債去。」長沙云：「大德不識本來空。」彼云：「如何是本來空。」長沙云：「業障是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業障。」長沙云：「本來空是。」彼無語。長沙便示一偈云：「假有元非有，假滅亦非無。涅槃償債義，一性更無殊。」後葬於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。唐德宗諡大祖禪師。自師之化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。得四百一十三年。

僧那

僧那禪師姓馬氏。少而神俊，通究墳典。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。聽者如市。暨南徂相部，學眾隨至。會二祖說法。與同志十人投祖出家。自邇手不執筆，永捐世典。惟一衣一缽一坐一食。奉頭陀行。既久侍於祖。後謂門人慧滿曰：「祖師心印，非專苦行，但助道耳。若契本心，發隨意真光之用。則苦行如握土成金。若唯務苦行，而不明本心。為憎愛所縛。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。汝欲明本心者，當審諦推察。遇色遇聲，未起覺觀時，心何所之。是無耶，是有耶。既不墮有無處所。則心珠獨朗。常照世間，而無一塵許間隔。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。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。謂我師二祖曰：吾觀震旦唯有此經可以印心。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又二祖凡說法竟，乃曰：此經四世之

後，變成名相。深可悲哉。我今付汝，宜善護持。非人慎勿傳之。」付囑已師乃遊方。莫知其終。

向居士

向居士，幽棲林野，木食澗飲。北齊天保初，聞二祖盛化。乃致書通好曰：「影由形起響逐聲來。弄影勞形，不識形為影本。揚聲止響，不知聲是響根。除煩惱而趣涅槃。喻去形而覓影。離眾生而求佛果。喻默聲而尋響。故知迷悟一途，愚智非別。無名作名，因其名則是非生矣。無理作理，因其理則爭論起矣。幻化非真，誰是誰非。虛妄無實，何空何有。將知得無所得，失無所失。未及造謁，聊申此意。伏望答之。」

二祖大師命筆回示曰：「備觀來意皆如實。真幽之理竟不殊。本迷摩尼謂瓦礫。豁然自覺是真珠。無明智慧等無異。當知萬法即皆如。愍此二見之徒輩。申辭措筆作斯書。觀身與佛不差別。何須更覓彼無餘。」居士捧披祖偈。乃伸禮覲，密承印記。

隆化慧滿

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。滎陽人也。姓張氏。始於本寺遇僧那禪師開示。志存儉約，唯蓄二針。冬則乞補，夏乃舍之。自言一生心無怯怖。身無蚤蝨，睡而不夢。常行乞食，住無再宿。所至伽藍，則破柴制履。貞觀十六年。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。遇大雪，旦入寺，見曇曠法師。曠怪所從來。師曰：「法有來耶。」曠遣尋來處。四邊雪積五尺許。曠曰：「不可測也。」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。師持缽周行聚落，無所滯礙。隨得隨散索爾虛閒。有請宿齋者。師曰：「天下無僧，方受斯請也。」又嘗示人曰：「諸佛說心令知心相，是虛妄。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。又增論議殊乖大理。故常齎楞伽經四卷。以為心要，如說而行。」蓋遵歷世之遺付也。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。壽七十許。

僧璨

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。不知何許人也。初以白衣謁二祖。既受度傳法。隱於舒州之皖公山。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。師往來太湖縣司空山，居無常處。積十餘載，時人無能知者。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。有沙彌道信，年始十四。來禮師曰：「願和尚慈悲，乞與解脫法門。」師曰：「誰縛汝。」曰：「無人縛。」師曰：「何更求解脫乎。」信於言下大悟。服勞九載。後於吉州受戒，侍奉尤謹。

師屢試以玄微，知其緣熟。乃付衣法偈曰：「華種雖因地，從地種華生。若無人下種，華地盡無生。」師又曰：「昔可大師付吾法後。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。今吾得汝，何滯此乎。」即適羅浮山，優遊二載。卻旋舊址逾月。士民奔趨，大設檀供。師為四眾廣宣心要訖。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。十月十五日也。唐玄宗諡鑒智禪師覺寂之塔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歲。凡四百載矣。

初唐河南尹李常。素仰祖風，深得玄旨。天寶乙酉歲，遇荷澤神會。問曰：「三祖大師葬在何處。或聞入羅浮不回。或說終於山谷。未知孰是。」會曰：「璨大師自羅浮歸山谷。得月餘方示滅。今舒州見有三祖墓。常未之信也。」常謫為舒州別駕。因詢問山谷寺眾僧曰：「聞寺後有三祖墓是否。」時上座慧觀對曰：「有之。」常欣然與寮佐同往瞻禮。又啟壙取真儀闍維之。得五色舍利三百粒。以百粒出己俸建塔焉。百粒寄荷澤神會，以徵前言。百粒隨身。後於洛中私第設齋以慶之。

時有西域三藏犍那等在會中。常問三藏。天竺禪門祖師多少。犍那答曰：「自迦葉至般若多羅，有二十七祖。若敘師子尊者傍出達磨達。四世二十二人。總有肆拾玖祖。若從七佛至此璨大師。不括橫枝，凡三十七世。」常又問會中耆德曰：「嘗見祖圖，或引五十餘祖。至於支派差殊，宗族不定。或但有空名者。以何為驗。」時有智本禪師者。六祖門人也。答曰：「斯乃後魏初佛法淪替。有沙門曇曜。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。得諸祖名字或忘失次第。藏衣領中，隱於巖穴。經三十五載，至文成帝即位。法門中興。曇曜名行俱崇，遂為僧統。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。目為付法藏傳。其間小有差互。即曇曜抄錄時，怖懼所致。又經一十三年。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真。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煙等。重究梵文，甄別宗旨。次敘師承，得無紕繆也。」

道信

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。姓司馬氏。世居河內。後徙於蘄州之廣濟縣。師生而超異。幼慕空宗諸解脫門，宛如宿習。既嗣祖風，攝心無寐。脅不至席者，僅六十年。隋大業十三載。領徒眾抵吉州。值群盜圍城，七旬不解。萬眾惶怖。師愍之，教令念摩訶般若。時賊眾望雉堞間，若有神兵。乃相謂曰：「城內必有異人，不可攻矣。」稍稍引去。

唐武德甲申歲。師卻返蘄春，住破頭山。學侶雲臻。一日往黃梅縣，路逢一小兒。骨相奇秀，異乎常童。師問曰：「子何姓。」答曰：「姓即有，不是常姓。」師曰：「

是何姓。」答曰：「是佛性。」師曰：「汝無性耶。」答曰：「性空故。」師默識其法器。即俾侍者至其家。於父母所乞令出家。父母以宿緣故，殊無難色。遂舍為弟子。以至付法傳衣偈曰：「華種有生性，因地華生生。大緣與信合，當生生不生。」遂以學徒委之。

一日告眾曰：「吾武德中游廬山。登絕頂望破頭山。見紫雲如蓋。下有白氣，橫分六道。汝等會否。」眾皆默然。忍曰：「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？」師曰：「善。」後貞觀癸卯歲。太宗向師道味，欲瞻風采。詔赴京師上表遜謝。前後三返，竟以疾辭。第四度命使曰：「如果不起，即取首來。」使至山諭旨。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。使異之回以狀聞。帝彌加歎慕。就賜珍繒以遂其志。迄高宗永徽辛亥歲。閏九月四日，忽垂誡門人曰：「一切諸法悉皆解脫。汝等各自護念，流化未來。」言訖，安坐而逝。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。明年四月八日。塔戶無故自開。儀相如生。爾後門人不敢復閉。代宗諡大醫禪師慈雲之塔。自圓寂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。凡三百五十六載。

弘忍

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。蘄州黃梅人也。姓周氏。生而歧嶷。童游時逢一智者。歎曰：「此子闕七種相，不逮如來。」後遇信大師得法。嗣化於破頭山。咸亨中，有一居士。姓盧名慧能，自蘄州來參謁。師問曰：「汝自何來。」曰：「嶺南。」師曰：「欲須何事。」曰：「唯求作佛。」師曰：「嶺南人無佛性，若為得佛。」曰：「人即有南北，佛性豈然。」師知是異人。乃訶曰：「著槽廠去。」

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。服勞於杵臼之間，晝夜不息。經八月，師知付授時至。遂告眾曰：「正法難解。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。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。若語意冥符，則衣法皆付。」時會下七百餘僧。上座神秀者，學通內外。眾所宗仰咸共推稱云：「若非尊秀，疇敢當之。」神秀竊聆眾譽，不復思惟。乃於廊壁書一偈云：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，莫遣有塵埃。」

師因經行，忽見此偈。是神秀所述，乃贊歎曰：「後代依此修行，亦得勝果。」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。及見題偈在壁，遂止不畫。各令誦念。能在碓坊，忽聆誦偈。乃問同學，是何章句。同學曰：「汝不知。和尚求法嗣，令各述心偈。此則秀上座所述。和尚深加歎賞。必將付法傳衣也。」能曰：「其偈云何。」同學為誦。能良久曰：「美則美矣，了則未了。」同學訶曰：「庸流何知勿發狂言。」能曰：「子不信耶。

願以一偈和之。」同學不答，相視而笑。

能至夜，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。能自秉燭。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：「菩提本非樹，心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假拂塵埃。」大師後見此偈云：「此是誰作，亦未見性。」眾聞師語，遂不之顧。

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。告曰：「諸佛出世，為一大事故。隨機小大而引導之。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，以為教門。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。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。展轉傳授二十八世。至達磨屆於此土。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吾。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。善自保護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。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能居士跪受衣法。啟曰：「法則既授，衣付何人。」師曰：「昔達磨初至，人未知信。故傳衣以明得法。今信心已熟，衣乃爭端。止於汝身，不復傳也。且當遠隱，俟時行化。所謂授衣之人，命如懸絲也。」能曰：「當隱何所。」師曰：「逢懷即止遇會且藏。」

能禮足已，捧衣而出。是夜南邁，大眾莫知。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。凡三日，大眾疑怪致問。祖曰：「吾道行矣何更詢之。」復問：「衣法誰得耶。」師曰：「能者得。」於是眾議盧行者名能。尋訪既失，懸知彼得，即共奔逐。忍大師既付衣法。復經四載，至上元二年。忽告眾曰：「吾今事畢，時可行矣。」即入室安坐而逝。壽七十有四。建塔於黃梅之東山。代宗皇帝諡大滿禪師法雨之塔。自大師滅度至皇宋景德元年甲辰，凡三百三十年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